

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# 一位广州放映员和他的

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一秒钟》正在上映，影片以电影胶片贯穿剧情，唤起了许多人的回忆，也给没有经历过胶片时代的年轻人进行了一场科普。

2009年的3D电影《阿凡达》成为胶片时代与数字电影时代的分水岭。自那之后，数字电影以摧枯拉朽之势成为行业主流，胶片电影逐渐成为“时代的眼泪”。趁着《一秒钟》上映的契机，记者采访了有36年放映经验的青宫电影城退休放映员张自坚，听他讲述他与胶片的故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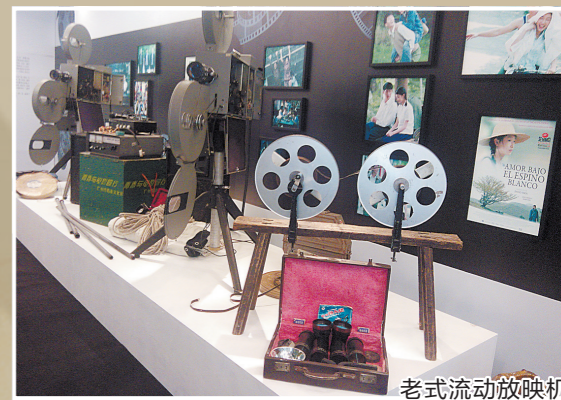
青宫流动放映队如今依然活跃



两代放映员“交接”拷贝，左为张自坚



今天的高宫流动放映队



老式流动放映机

## 过去在矿区流动放映 “连幕布后都坐满观众”

张自坚是“老三届”知青，他与电影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。他回忆：“我年轻时喜欢玩无线电，因为这个特长，下乡的时候被选拔进矿区的电影流动放映队，成了一名放映员。”当时，流动放映队负责开着车到矿山各工区进行电影放映，从国产电影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到国外电影《卖花姑娘》，张自坚都放过。他回忆，流动放映队的工作颇为忙碌：“我们有个排映表，基本排得密密麻麻，每个工区每周基本都可以轮上一次放映。”

《一秒钟》里，范伟饰演的放映员范电影是村里的大红人，连去面馆吃面都可以多得一勺油辣子。张自坚坦承，放映员的确是一个备受欢迎的身份：“人人都认识，去到哪都会被热情招待。”在那个娱乐活动匮乏的年代，看电影是一件大事。每到放映的夜晚，不仅矿区的员工和家属，连附近村子的村民都闻风而来。“很多人带着凳子，山长水远过来看电影。每一场的观众都非常多，有些人干脆坐到幕布后面看——因为当时的幕布是透光的，在背面同样可以看到画面。”张自坚说，这跟《一秒钟》里的场景一模一样。

每次放映前，放映员都要提前架起幕布、设好机器。刮风下雨是户外放映的“敌人”，遇上这种天气，放映就要中止。偶尔还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，张自坚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一次放映事故：“我们的放映队长喜欢喝酒，有一次喝完酒之后急急忙忙去架机器，没想到三脚架没拧紧，整套放映机在放映途中‘呼’地倒地，当时胶片还在转着呢！”

## 到城市影院当放映员 “不怕断片，就怕刮花”

1979年，张自坚回到广州，进入青宫电影院当放映员。当时，一盘35毫米胶片拷贝的放映时间约为15至20分钟，一部电影需要5至6盘拷贝。胶片放映的步骤颇为繁琐：青宫电影院采取双机放映的方式，放映员不但要及时“接上”几盘拷贝之间的剧情，还要对之前放映完的拷贝进行“倒带”，处理“卡片”“烧片”等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。因此，通常一个影厅就需要三名放映员。

就有这样一个角色，骑着摩托车，专门负责给各个放映场地送拷贝。城市里的“走片员”更需要争分夺秒：当时，同一套拷贝通常由多家影院共享，一盘拷贝放映完，放映员就会交给“走片员”送去下一家影院。张自坚回忆，当年不时会出现“走片未到”的情况：前一盘拷贝已经放完了，但下一盘拷贝还没送到，观众只能等待。

断片，就怕胶片刮花：“断片的处理很简单，接上去就行。但胶片如果刮花了就很难处理，不仅要赔钱，而且这些状态不好的胶片还会损坏放映机，之后连用这些片子放映的新胶片也都会被损坏。所以，每次收到胶片后，我们都要拉出来一条条地检查。”

《一秒钟》里有一个关键情节：“新闻简报22号”拷贝被刮花，范电影带领全村人清洗和修复胶片。张自坚表示，放映员不怕胶片

自从影院全面改为数字放映之后，笨重的胶片拷贝被小小的数字硬盘代替，放映所需人手也大大减少。记者了解到，如今，青宫电影城每个班次只需两名放映员，就能完成九个影厅的放映工作。



## 新时代再做户外放映 “用上了数字放映设备”

从21世纪初开始，张自坚重拾户外放映的老本行，负责青宫“青春与电影同行”的流动放映工作。从上世纪70年代的矿区流动放映队到21世纪的“青春与电影同行”，张自坚经历了放映方式从胶片到数字的转变：“以前我们用的是35毫米的提包胶片放映机，后来则用上了流动电影数字放映设备。数字放映的设备包括电源、扩声机、数字硬盘播放器、投影仪等，总体比胶片放映更轻便。”

十年时间里，张自坚带着大学生志愿者踏遍全国各地，举办过多种多样的放映活动。他们曾走进清远阳山贫困区，给当地的孩子带去电影和书本；也曾走进广州的盲人学校，让盲童亲手触摸电影放映机；还曾在2008年奔赴汶川进行文化援建，为当地群众送去治愈心灵的电影。

张自坚在2010年退休，但流动放映的传统在青宫电影城得到延续。目前，青宫流动放映队仍在坚持把电影带进机关、学校、乡镇、社区。参与过多次户外放映的青宫影城谢经理介绍，如今户外放映的片单更丰富多样，不仅有科教片、戏曲片、纪录片、老故事片，还有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中国机长》等热门电影。虽然看电影早已不是一件稀罕事，但户外放映为民众提供了集体休闲娱乐的机会。谢经理说：“我们在农村放映时，家家户户吃完饭就会走出门来看电影。还有一回，我们在广州红楼做了一场放映，除了广场上的观众，附近居民也坐在自家阳台津津有味地透过幕布背面看电影，特别有趣。”

## 又跟大叔“谈恋爱” 李一桐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###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

继今年6月在《爱我就别想太多》跟陈建斌结缘后，李一桐最近又在电视剧《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》里跟另一位“帅大叔”陆毅谈起了恋爱。

《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》其实拍摄于2016年，当时李一桐刚刚出道一年。该剧播出前，李一桐一度担心自己的表现太青涩，但看到第三集时，她终于如释重负，觉得自己“当年的状态很本真”。据悉，目前该剧收视不俗，CSM59城收视率已连续突破1.5%。



《爱我就别想太多》里，李一桐“恋上”陈建斌

### 第一场就演吻戏

《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》由查传谊执导，陆毅、李一桐领衔主演，施诗、宋晨、王羿均、刘小震、杨金承联合主演，于东方卫视东方剧场每天两集连播。该剧讲述了傲娇总裁陆毅（陆毅饰）与落魄少女夏再冉（李一桐饰）在经历了家庭纷争和爱情波折后共同成长的故事。剧中，李一桐饰演的夏再冉从小父母婚姻破裂，因而性格乖张叛逆，面对爱情也从不留后路。这个角色的爽朗可爱让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李一桐本人也表示欣赏：“她简单、纯粹，遇到事情习惯马上沟通解决。”

剧中有大量对手戏。李一桐回忆：“导演给我们安排的第一场戏就是吻戏，虽然我们都有点小拘谨、小尴尬、小羞涩，但后来还是打开了自己，找到了状态。”

### 从爱出发就OK

《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》播出后，不少观众将其与《爱我就别想太多》作比较。同样跟年龄40+的男演员演感情戏，感受有什么不同？李一桐直言：“陈建斌老师刚开始会比较严肃；陆毅老师会开玩笑，很会带气氛。”有意思的是，在高希希执导的《三国》中，陈建斌和陆毅曾经“相遇”——前者饰演曹操，后者饰演诸葛亮。李一桐也关注到这个梗：“我昨天看到有弹幕写‘三

国尽归李一桐’，笑坏了。”

一连两部上星剧都走“爱上大叔”的剧情模式，李一桐表示自己对自己的设置并没有心理障碍：“即便在生活中，我也能接受。在我这里，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。归根到底一个字——爱！从爱出发，怎么都OK，不要搞得太复杂。”

### 当然是越红越好

在很多人看来，李一桐的演艺事业可谓一路坦途。自2015年出道以来，她在各种知名剧中担纲女主角：《半妖倾城》《新射雕英雄传》《海棠经雨胭脂透》《鹤唳华亭》《剑王朝》……李一桐说：“外人误以为我是‘资源咖’，我只能说，我自己也觉得这一路确实挺顺利。”她说，对外界质疑，如今已能用平常心对待：“红不是坏事，有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，就能接到更好的项目，还能做更多的公益。所以，当然是越红越好。”

李一桐坦言自己从未做过什么长远规划，“我更习惯做好当下”。出道至今，她欣慰自己确实成长了：“跟角色之间的共情能力更强了，逻辑思维也更准确。”被问及想挑战的角色类型，李一桐直言：“我想接仙侠剧，因为从来没演过。”此外，今年李一桐与李鸿其合作的电影《我在时间尽头等你》收获不俗反响，这也燃起李一桐再次征战大银幕的兴趣：“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拍电影的机会。”

## 任艺飞：从不待在舒适区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余融

任艺飞形容自己是个“喜欢折腾的人”：14岁学跳舞，20岁独自北漂，26岁放下一切出国求学……今年，他回到中国，以独立歌手的身份出道并接连发表了多首原创新歌，其中既有《原谅》《多想和你流浪，看看月亮》这样的抒情民谣，也有融合多种曲风的唱跳作品《FLOAT 飘》。近日，任艺飞现身广州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
### 首唱唱跳，有信心“全开麦”

任艺飞26岁时到美国学音乐，今年发行的《多想和你流浪，看看月亮》《四方》等歌曲，都是他在美国时写的。他回忆：“当时最大

的感受就是孤独。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，很多事情需要独自面对，所以我选择了抒情民谣的曲风来表达。”任艺飞在美国发过歌、办过个人演唱会，在华人留学生圈小有名气。他的抒情民谣击中了不少海外游子的心：“每一次唱《四方》都会引发全场大合唱。有一次表演的时候，我偷偷看了一下台下的观众，前排有些观众眼泪直掉，让我也很伤感。”

虽然是舞者出身，但直到《FLOAT 飘》，任艺飞才首次尝试唱跳歌曲。这首歌融合了流行、R&B、嘻哈、电音等曲风，任艺飞演唱并操刀中文歌词。他表示，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出“我们要勇敢表达爱意”的信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首歌的MV中，任艺飞重拾“老本行”，跳起了帅气的舞蹈。在他看来，舞蹈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，让这首歌拥有了他想象中的“炸裂感”。

跟安安静静抒情歌曲相比，唱跳歌曲对歌手的体力、气息控制等基本功要求更高，有不少艺人在现场唱跳时会选择“半开麦”（注：伴奏自带人声，歌手可选择性地进行现场真唱），任艺飞却希望以“全开麦”（注：伴奏中完全没有原唱）的形式表演《FLOAT 飘》：“我演出时喜欢把耳返里自己的声音调大，其

他乐器的声音调小，因为我享受这种从耳机里听到自己声音的感觉。如果今后要现场演出《FLOAT 飘》，我也希望‘全开麦’，一边唱一边跳。”

### 学过会计，却为梦想“北漂”

任艺飞从小学习舞蹈，读书时就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：“当时学跳舞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觉得很酷、很帅。学校的各种演出都有我，我几乎把林俊杰的歌都跳了个遍。”高中毕业后，任艺飞原本想考艺术学院，却遭到父母反对，最后他考入某财经大学会计。他笑着说：“我可是一个会计师从业资格证的考生和舞者！”任艺飞理解父母当时的苦心，但他仍然想要追逐自己的梦想：“父母觉得，读完会计之后，我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但我当时很叛逆，就是不想过这样的生活。”

20岁那年，任艺飞成了“北漂”，从老家大连到北京去当舞者。任艺飞自小在优渥的家庭长大，那段“北漂”经历让他切实地吃了不少苦头：“我在北京住的是地下室，很潮湿，地下室没有窗户，很潮，墙都是发黄裂开的，有时候睡着睡着，墙皮就掉到我脸上。那时候年纪小，也比较脆弱，真的会哭在被窝里哭。但我比较要强，没有跟父母诉过苦。”

如今，任艺飞定居在上海，一边当原创音乐人，一边经营自己的舞蹈工作室：“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多经历。无论是我的作品还是我的人生，我都不喜欢待在舒适区。”



任艺飞